

《商盐坨图》：盐·海·庙

——匾额文史之五十一

吴裕成

清代两幅海河风貌风情画，国家博物馆藏《潞河督运图》，680厘米的长卷，描绘由南运河钞关、三岔口至盐坨，涉笔空间大，信息量也大；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《商盐坨图》，同样为绢本设色，幅长79厘米，所取盐关浮桥到盐坨一段海河，只相当于督运图末段，内容也颇丰富。并且，两幅图画还能互补。

河道多弯，督运图长卷取景，通常以两岸入图，有些段落则不能兼取。督运图可见城垣东北角，画了角楼；顺河向下，天后宫、盐关浮桥一带还是既画河西也画河东；再向下，西岸被切于画面之外，东浮桥桥头的盐运署天津分司及流向下侧的一些景物未能入画。

《商盐坨图》恰由此处起首，沿河西岸，浮桥、天津分司、海关、两座庙宇，至下闸口收结。这些都是督运图略掉的。河东沿岸，依次绘出三官庙、浮桥、盐关掣盐厅、盐坨。东岸处于画面上部。在表现沿河西岸的画面下部，接近中间处，画了东城墙、南城墙的衔接，画了东南角楼。督运图绘有东北角楼，却没能表现东南角楼。《商盐坨图》将东南角楼装进取景框。这座朱门红柱、十字歇山顶的双层小楼，又称魁星楼。《商盐坨图》应是盐商创意的作品。图上的城垣角楼，是方位坐标，也是系情于城，关于乡邦情怀的书写；而城墙上的魁星楼，则是津沽民风崇文的写照。

《商盐坨图》的内容，主推当然是盐坨。所绘盐坨，40人的劳作场面，将芦盐营销的存储、起运环节，如何码垛苫盖，如何开坨装船，做了细节呈现。有人在为盐包称重，点出在坨期间要完成专卖榷税的基础事项——即清代盐法志所说“改筑熟盐”。自盐场运来的盐“谓之‘生

盐’，入坨之后，商人领引改包，谓之‘熟盐’。其配筑提运，均于坨地行之”。所谓“领引改包”，领引即办理票引手续，这是商人运盐至指定地方销售的凭据，是官府实现税收的环节；改包，为了落实统一的重量标准。用芦席绳索打包，每包为一引，重量不可超标，又称改筑。然后，盐官临坨称掣，逐包掣毕，由旧坨抬入新坨，码垛贮存，从而完成“生”“熟”之变，可备提运装船。嘉庆年间《长芦盐法志》载，“盐船齐泊盐关下，候临关抽包掣，而后启关放行”。《商盐坨图》上，盐关前正是这般情形。盐关放行，利用浮桥的开合，所谓“以此为关键，司启闭”。那座俗称孟公桥的浮桥，功能不只是行人过河。

《商盐坨图》有文字标注，方便读图。或径直书字，如“护坨堤”；或标于旗帜，如掣盐厅旗上“盐关”二字，如船只旗上“盐船”“洋船”“海船”“沙船”“巡海船”字样，如河西岸的海关以关旗相示；或借用匾额形式，如“孟公桥”三字记下一段口碑。海关下游一侧，并列两座面向河流的庙宇，画师在建筑上涂白为底，以类似匾额的方式，标识庙名：一座为风神庙，靠近海关的另一座

位于老城里，北起仓廩街，南至东门内大街，全长约233米，宽4米。明代在此建立管理漕粮的天津经司衙门，后有人在附近陆续建房，至1832年形成里巷，并以旧衙门得名。两侧多为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。1979年将土路改铺为沥青混凝土路面。照片摄于2003年7月。



老城厢旧影
经司胡同
张 建文 并 摄

字迹漫漶，首字难辨，后边隐约似为“神庙”二字。据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《津门保甲图说》，海关、税局、恬佑祠、风神庙正当此处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以西法测量绘制的《天津城至紫竹林图》标示，河西岸闸口下游侧，依次为海关司榷、浙江商船会馆、恬佑祠和风神庙。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张利民介绍，这幅《商盐坨图》的年代，馆藏机构著录为1875年即光绪元年。

城外东南隅这座恬佑祠，是奉祀平浪侯的海神庙，始建于明代，俗称小圣庙。康熙卫志地图和志文均有记载。乾隆年间，由御书匾额改名，所书“敕赐恬佑祠”，刻石为山门额。乾隆帝还为大殿书联：“汇派协灵长功宣左辅，归墟资广利福佑东溟。”

海河西岸，海关、海神庙、风神庙集聚的图景，连同河面的洋船、海船、沙船、巡海船，海口进出、河港停泊与启航，尽显海河——通海之河的枢纽本色。这幅《商盐坨图》的姊妹篇，同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《渤海舆图》，所绘大沽口外，大海浩瀚、帆船起伏波涛间的情景，正可为海关、海神庙、风神庙的组合作注脚。

海神小圣平浪侯崇拜兴起于明代天津，因海河航行的心理需求，民间传说造神，后经朝廷敕封，随河运、海运传至京冀鲁一些地方。这是明代天津城市辐射力在文化方面的独特实例，是海河文化的民俗篇章。

乔六易与津门纸业

曲振明

乔六易，祖籍山西，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。1915年考入天津电报学堂，毕业后辗转多处。1926年，他来津任直隶军务公署电务处处长。1928年，北伐军进驻天津后，乔六易弃官从商。1929年10月，他在今河区九经路创办兴华泡花碱厂，月产金星牌泡花碱300吨，主要供给造胰工厂使用。一度产销两旺，经营顺畅。1939年天津遭遇特大水灾，工厂被水冲垮。他重整旗鼓，1942年在泡花碱厂原址成立兴华造纸厂，并任经理，其好友吴质夫任技师。经过设备投资，生产步入正轨。造纸厂雇员工30人，月产灰纸3176捆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乔六易凭借行业影响力，出任天津造纸同业公会委员。

1955年公私合营，兴华造纸厂更名新风造纸厂，乔六易仍任经理，并任市造纸公司副经理兼市工商联常务委员。于1969年病逝。

金代石狮有来头

章用秀

北宁公园致远塔前陈列着一对威猛清瘦的石狮子，石狮的雕刻年代为金承安二年（1197），具有典型的金代雕塑艺术风格，现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对金代石狮乃上世纪20年代初、河北博物院初建时，由河北省内丘县运至天津的。河北博物院在建立过程中，鉴于当时经费紧缺，其展品的获取主要通过移存、寄赠、寄陈和价购几条途径。为了得到更多的实物资料，院长严智怡先后三次奔走于天津周边和河北省各县农村，考察文物古迹，并撰写了《河北十四县古迹古物调查纪略》。1921年4月19日《益世报》报道：“实业厅严厅长（即严智怡），以内丘县境有金代石狮子二座，雕刻精妙，为不可多得之品。若存在县境，深恐损坏遗失，殊非保存古物之意。拟派人赴该县搬运来津，置之博物院内，以供众人参考，并可保存美术云。”

经过一番周折，金代石狮终于安全运抵河北博物院，此时博物院已由天津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迁入河北新车站（今铁路北站）东种植园大街十号（今中山北路之一侧）。

王家宅院看牡丹

吴蓬莱

《莲品舅氏招赏牡丹，时同治戊辰四月也，鞞鼓乍息，园花竞开，感春色之留人，识余生之可乐，爰赋长句，用申鄙怀》，诗取长题，是清代天津诗人杨光仪的作品，写于同治七年（1868）。题中“鞞鼓乍息”，指这年三月中旬捻军自直隶南部进逼天津，之后紧张气氛平息。

诗开首：“旌旗影里春光老，花神惊走蓬莱岛。忽传一纸天外来，报道牡丹开正好。”赏花与时局一起写，反映了捻军起义带来的社会震动。诗作言及个人的失落：“举酒酹花花笑人，头巾腐旧白发生”句，夹注“时余礼闱报罢”。会试落第，这一年他46岁。杨光仪字香吟，30岁中举，没能中进士。他后来绝意仕途，在津设塾授徒，主讲书院，吟诗结社，为城市文化做了不少事，大约得益于牡丹花前王莲品的开导——“主人大笑曰否否”。

王莲品名敬熙，盐商慈善家，曾修北门石路，为建牛痘局捐房，资助延生社。有诗集印行，集中有《携杨香吟九日登望海楼》一首，另有《咏牡丹》十九首，诗序“此族人金门茂才家物也，今移植我院”。



重归故土 唱红天津卫

刘万江

1937年冬，11岁的小喜奎随父兄到京城，北京曲艺公会会长、单弦名家曹宝麟慧眼识珠，鼓励她随兄苦学唐山大鼓，并安排她登台露面儿，以一曲《黛玉归天》引起内外行关注。此后，她频繁奔走于电台和各大园子演唱，并得到鼓界大王刘宝全、乐亭大鼓名家王佩臣、河南坠子名角儿董桂芝和程玉兰等名家指点与传授，艺业精进，成为京城炙手可热的鼓界名伶。

魏喜奎在北京唱红两年多，1940年秋，津门曲坛邀约她回天津亮相。天津观众对演唱质量要求极为苛刻，若唱鼓曲的在天津“打炮”打响，可以说今后怎么唱都红，但若唱砸，便难以在当时的曲坛立足。魏喜奎父兄对赴津演出极为谨慎，

先定做了绣有“魏喜奎”金字的丝绒桌帏和桌搭，以衬托身份，并置办了几套漂亮的演出服。演唱曲目选择上也是煞费苦心，梅花鼓王金万昌建议：“丫头（指魏喜奎）虽在北京以《黛玉归天》唱红，但天津唱‘红楼’段子的太多，还是唱《鞭打芦花》讨巧！”经如此准备，回津后魏喜奎果然一唱即红，自此，14岁的魏喜奎成为往返京津献艺，驰骋京津曲坛的名角儿。

但在旧社会，漂亮的鼓界新秀唱红，麻烦也接踵而来。地头蛇、大恶霸袁文会听闻唱唐山大鼓的魏喜奎人漂亮唱得又好，转天便携一帮红男绿女前来顾曲，见了面儿就对魏喜奎心生歹意。第二天中午，他在鸿宾楼设宴请魏喜奎吃饭。对当时的艺人来说，这种邀请是不敢轻易拒绝的。席间，袁文会发出“邀请”：“小魏老板，今儿晚唱

完，我派人接你，咱打八圈（指麻将牌）！”他的用意不说自明，这可把魏喜奎父兄和几位老艺人急得团团转。金万昌说：“昨儿袁的三姨太夸喜奎有人缘儿，她最爱听我唱《老妈上京》，我今晚唱一回，请她来听，再托她跟袁说，别让喜奎去打牌，兴许行吧？！”可是，谁能请得动“三姨太”呢？偏巧，魏喜奎小时学评戏的傅师父来看望她，见她面色不对，问清情由，说道：“给三姨太拉包月车的最爱听评戏，跟我是戏友，我能让他把三姨太请来！”晚场时“三姨太”果然来听曲儿了，前台经理把魏喜奎带到她面前说明真相，“三姨太”怒骂道：“你踏实回家，打牌，我去！”

魏喜奎幸运躲过此劫，但后来，仍有这样、那样的劫难在等着她。

津沽文丛

魏喜奎的津沽往事之三